杏林风

昆明医科大学报

雪落人间，暖意生香

基础医学院2024级　邹梭源

窗外总是笼着一层淡淡的雾，像有人在玻璃上轻轻吹了口气。推开窗，冷气带着清冽的味道扑面而来，像一杯刚泡好的薄荷茶，让人瞬间清醒。远处的屋顶覆着薄雪，白得干净；几只麻雀落在上面，抖落了一片细碎的雪粉，在光里闪了闪。风吹过，树梢轻轻摇晃，雪末在空气里打着旋儿，像细小的星子在跳舞。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巷口那家早点铺总亮着一盏暖灯，隔着雾气看过去，像一团安静的火。老板熟练地把生煎摊在铁板上，油花“嗞啦”作响，热气裹着葱花和肉馅的香味，从巷口一路飘进家家户户。偶尔有行人停下，缩着脖子等一锅新鲜出炉的生煎，和老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气。捞着热豆浆走在雪地上，指尖被暖意慢慢包围；雾气在镜片上结了一层薄霜，擦掉后，眼前的世界更亮了；鞋底踩在雪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是为这段清晨的路配了轻轻的伴奏。

雪并不急，像一封长长的信，一页一页地落在枝头、屋檐、肩头。公园里，孩子们穿着鼓鼓的羽绒服追逐，笑声在雪地里跳跃，像一串串被抛起的风铃。有人在长椅上坐着，裹着羊毛毯低声聊天，偶尔伸手接住一片雪花，看它在掌心化成一滴水，寂意顺着指缝流进心里。树枝上挂着毛茸茸的雪球，轻轻一碰，便簌簌落下，在肩头化开，让人打个寒战，却忍不住笑。

当路边的小摊亮起来，空气里便多了几分甜意。卖糖葫芦的老人举着插满红果的草靶，糖衣在灯下闪着琥珀色的光。孩子们拽着大人的袖子，踮起脚挑选最大最红的那一串。咬下去，脆甜的外壳在嘴里碎裂，酸甜的山楂果肉紧接着涌出来，冰凉的糖壳与果肉在温暖舌尖相遇，那是冬天独有的味道。旁边的烤地瓜摊也不示弱，纸袋里冒着热气，剥开焦香的外皮，金黄的瓜瓤在寒风里显得格外诱人。

夜色会在不知不觉间落下，雪却不一定会停。街灯的光打在雪上，缓缓铺开一层柔软的金毯。路过一家书店，透过玻璃窗往里看，暖黄的台灯下有人捧着书静静地坐着，手边的茶冒着细白的热气。老板趴在柜台上写着什么，偶尔抬头望一眼窗外的雪，眼神里藏着化不开的温柔。书店门口堆着一小堆雪，有人插上那根写着“免费领取暖宝宝”的广告牌，风一吹，轻轻摇晃。

这个季节没有春花的热闹，也没有夏雨的急促，却有一种安静的力量，它让人慢下来，去感受热豆浆的温度、糖葫芦的酸甜、雪地上的脚印、书店里的暖意。这些小事像冬日里的炭火，不灿眼，却足够驱散寒意。

冬天像一位沉默的朋友，把世界裹进安静里，让人听见自己的呼吸。等到雪化时，枝头会冒出新的芽苞，而那些在冷里攒下的温暖，会一直跟着你，走过很长很长的路。或许在某个春天的午后，你会忽然想起，那盏早点铺的暖灯，那杯热豆浆，那串在灯下闪着琥珀色光的糖葫芦——它们曾在最冷的时候，悄悄把你抱紧。

当回忆有了形状

口腔医学院24级　杨云彪

又是一年秋风起，少年站在球场边，看着树叶打着旋儿落下，忽然想起史铁生说过：“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此刻，他分明闻到了记忆里那缕发过霉的秋香。

记得去年那日大观园的秋光，统若《红楼梦》里宝玉初见大观园的惊鸿一瞥，“佳园结构类天成”，可园子里的故事早已换了人间。小黄花却年年依旧，让他想起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执拗。只是这次，黄花见证的不再是宝黛的木石前盟，而是现代青少年们浓说还休的心事。有人成了“这个秋天的一员”，悲伤forget有了形状——像一片被风卷起的落叶，明明还在眼前飘落，却再也回不到枝头。

少年在暮色中独自骑行，抚仙湖的波光碎成万千银鳞。王小波说：“似水流年才是一个人的一切，其余的全是片刻的欢愉和不幸。”可偏偏是那些片刻，像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在往后的岁月里反复回甘——她微红的脸颊是生日蛋糕上跳动的烛火，她手捧的鲜花是时光里永不褪色的标本。木心说得真切：“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可现在什么都快了，快到他根本来不及说出心事，故事就已写好了结局。

那个聊至深夜的晚上，他忽然懂了《小王子》里狐狸说的那句话：“你下午四点钟来，那么从三点钟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他确实在每次相见前就开始感到幸福，在分别后依然幸福，只是这幸福里掺着秋霜的凉意。女孩永远不知道，那句“晚安”像一道月光般成功地，把他隔在另一个象限里。他想再向她倾诉了解点情况，她却快速收拾好东西一溜烟隐身在浓绿的世界里。

不对！我拾眼细看，绿色中豁然撞进一片浓烈的红——是山茶花。一片山茶树静坐在逐雾之中，这些花血一般浓稠，火一般灼热，层层叠叠，没有蜂蝶喧闹，只有山风鸣哨，吹得深红的花在雾霭中昂然若现，仿佛无数沉默燃烧的火把。这还对上了我想找它的理由之一：显眼！

我忙翻出小本子，凭记忆翻到了那一页，“浦木小乔木，叶椭圆，油亮深绿，红花顶生……1933　云玉钧”我一遍遍核对文字，一遍遍看向肥厚的树从，心中狂喜——它就是我要找的滇山茶！

我扯手将眼前现成的药材原料连花带叶地塞进药箱，不一会便装满了。我看那不多了，向营地的方向快步走去，心中喜悦溢过了身上伤痛。

往后几天，我用山茶花叶煎煮的汤分给伤病患中最小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缓解。队伍继续前行，我的药箱因为证实更沉了一点，心中却轻盈了许多。

“前方有寨子！”前哨的声音穿透浓雾传来，惟着一种紧绷的兴奋。

只见寨子静卧在云雾缭绕的山腰，低矮的土房层层叠叠，黑沉沉的木头和泥土构筑的壁垒静默地矗立着。

我们忙着驻扎，队长正拿着铁皮喇叭，用地道的傣语向寨门喊话：“我们是解放军！”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寂静了半晌后，寨门方向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几个赫族汉子抬着一个瘦小的男孩，脚步沉重慌乱地倒我们奔来。男孩面色冷灰，双眼紧闭，身体微微抽搐。我一眼认出这是高热惊厥的症状，我们连忙将他抬入帐篷。这时，一个身影裹着一阵灰风撞了进来——是她！一身靛蓝粗布衣裙，一头如野草般的乱发，一双焦急忧愁的眼睛。

“救他！求你！一定！”她急不可耐地吐字，她着看我，又着着痛苦抽搐的弟弟，犹豫片刻后，默默搬到一边。

帐篷里弥漫着消毒水和草药混合的气息。我用棉布蘸着仅存的一点酒精，一遍遍擦拭男孩的额头和四肢。女孩——后来知道她叫阿西——一直缩在角落里，目光盯在她弟弟身上。夜渐深了，男孩的体温终于开始缓慢回落。阿西紧绷的身体也渐渐松懈下来，头一点一点地，沉入了睡眠。她的眉头依旧紧紧着，双手把膜腿子死死抱在怀中。我将自己那件发白的外套，小心盖在她单薄的身上，我见她脖颈处一道深色的旧疤痕。

入春，山风裹着杜鹃花的甜香掠过营地。后续进村土改办学等工作进行得比预料中的容易，赫族乡亲对我们展现出极大的信任。队长和我说大概是红军到过这里的缘故。

“阿妞！”只见阿西快步跑到我们面前，“我认字了！工作队的老师教的，我的汉话是不是更好了？”我们点头肯定她的进步。她脸上立刻绽开两朵红山茶花。她急切地说道，“老师说，寨子建了一个‘医疗站’，以后大家生病就不用翻山去找毕摩了，真的吗？”真的。就在那，以后说不定你也能去那当医生呢！”我指向不远处刚搭起来的土豆房。她偷跃起来，让我教她认药打针。

初春雾气弥漫，医疗站药品消耗的速度快得惊人，珍贵的玻璃瓶很快见了底。又有两个孩子病倒了，我得再去找草药。

正当我拿上小本子准备出发时，阿西从外面跃了进来。得知我的计划后，她立马说要和我一起去。生怕我拒绝，她不断强，她的阿妈教过她采药，熟悉周围的环境，我只好同意。她从腰间解下一条细绳，不由分说打了个死结系在我的手腕上，绳间串着野花根，散发着辛辣气味。“山蚂蟥咬上就扯不掉，这个味道它们嫌。”

阿西麻利地踏过湿滑的泥土，时而蹲下边采集边絮叨着：“黄精，补气……那是用来止血……”我在后面快速翻动着小本，想跟上她行云流水的动作。突然，雷声轰下，阿西仰头嗅了嗅：“躲不过了。”话音未落，豆大的雨点已砸下来，我们仓皇钻进一处狭小的岩凹。雨前紧贴，雨幕如瀑，阿西呼起一支调子，滥着雨声听不真切。“唱的什么？”我问。

“老人讲，雨是山神梳头发……唱得好，雨就下短些。”

我学着她唱了一句，蜂语发音滑稽，阿西扑哧笑出声。

也许是我没唱好，山神的雨一直没停。我们却没时间耽误了，果断冒雨往回跑。回了寨子，我们又赶紧把草药分出来，捣的捣，煮的煮；分发给病人，外敷的外敷，内服的内服。

傍晚忙活完，我们才注意到对方身上的湿衣服。我拉着她冰凉的手，把她推进旁边的休息小隔间。火塘里的火苗烘得着实小的空间，我找出自己唯一一套旧军装递给阿西。

她不乐意了，反问我怎么不换，说我不换，她也不换。僵持半天，最后我以不教她打针为由威胁，她才不情愿地换上旧军装，虽不合身，扯衣袋大，裤子也长了，却有一种奇特的契姑感。她拉着我坐到火塘边的小草堆上，凑近那跳跃的温暖。火舌舔着着发射的水汽，蒸腾起一片白雾。火塘里的柴火噼啪作响，窜出几点微小火星，又归于温暖的橙红。

她先开口打破沉默：“你……那小本子是什么？”

“我妈妈的。在红军过云南的时候，记过一些地方会后总结的技巧，我爸妈牺牲前经常教我。”

听到“红军”时，她的眼里闪过一点火光，“可以看看吗？以前我阿爸阿妈也讲过红军的故事。”

我掏出小本放在我们中间，她伸出攒用的左手，一个一个指着本子上的汉字，借火光一点一点看。

银匾子从她瘦弱的左臂上滑落，又从觉大的袖口里滑出，停在手腕上，抵在小本子上。我心里憋起一种莫名熟悉感，那个素圈古朴简单，和大伞像本地赫族簪复的样。

鬼使神差间我问她借看这只匾子，她边取下来递给我说：“这是我阿妈给我的，她说是当年一个女红军换粮食换给她的……”

我提过匾子，边听边端详，内匾那有一处模糊的刻痕。我一点点对上火光想辨认刻的字迹，看到的一瞬间我愣住了。

“……里面是汉文，好像是那个女红军的名字……阿妈说第一个字是左右的左……后面是一种花，和山茶花一样开在寒冷中……”

我怎么会认不出来，这是我妈妈的名字，最熟悉最想念的名字——左玉梅。眼泪默默淌下，身体却又不自觉颤抖。

“……左右的左，就我一个用左手，阿妈把它给我……阿姐你怎么了！”阿西看出我的不对劲，她搜住我，看我只流泪不说话，　更加着急了“怎么了？阿姐！你怎么了！”

我断断续续哽咽：“妈妈……这是我妈妈……”聪明如她，怎么会反应不过来，她把我搂得更紧了。开始喃喃地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

“那年土司和白军合伙抢粮，阿爸护着阿妈和最后一点荞麦，被活活打死……阿妈护着我，被砸子抽……”她抚摸着脖子上的伤疤，我想起那道脖子打围曲的印记，那不热豆腰疼，震惊和悲愤让她声身崩烈颤抖起来。她死死抵住我，语无伦次：“阿爸阿妈总说……那个红军女兵……是好人啊！红军都是好人，红军帮我们打走土司……阿爸想把荞麦送给红军，他们说不要群众的一针一线……自军追过来临走时，他们还留下，留下……”阿西似乎突然想到什么，起身翻找她换下的湿衣服。

她将平时常穿的那件察尔瓦（羊毛披毡）提出来，用牙齿咬断粗线头，翻出内面——面五角粗布红绸在我面前展开。

“阿妈最后躲在床上睡的，她叮嘱我们说……以后都带着它……”

十几年光阴，两族人民的互助互信，两代人的生死嘱托，在这哀牢山深处能然交汇！仿佛在冥冥之中，有一个沉默而执着的信使，跨越生死阻隔，只为完成使命——将生的希望重新连接在这片曾被苦难浸透的土地上。

火把节来临，仿佛要把积压了太久的阴霾统统燃尽。巨大的篝火在寨子中央的空地上冲天而起，炽热的火焰将每一张印景的脸庞都映得通红发亮。

阿西穿着绣着山茶花和日月纹的赫族盛装，黑色的长裙上红黄的花边随着她娇健的舞步翻飞旋转，如一朵在黑夜里盛放的红山茶花。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手腕上的银匾，随着手臂摆动，在火光下划出一道道温润纯净的光芒。

阿西跳到人群中央，在欢呼和掖点中她突然停下舞步，高高举起戴着银匾的手臂，踢尽全力用赫语和汉语混合着大喊：“沙拉洛略诺拉！”（沙拉洛，金珠玛米！）“（神语）“沙拉洛”汉语是“感谢你”，珠姐“金珠玛米”汉语是“解放军”！”

“沙拉洛！”金珠玛米！”整个寨子沸腾了！无数的声音汇聚成同一句呼喊，震耳欲聋，带着层层朴也最炽热的情感传递远方。不远处的土茶红得正烈，不言不语却早已洞悉——一切的关于生长重合，关于团结互助，关于这片土地上正在悄然萌发的新绿的所有秘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公益广告栏

（图片来源：云南省社会宣传和公益广告作品库）

山茶花红了

基础医学院2024级　武亚颖

西南边陲的云雾像一张巨大而潮湿的毯子，裹住了如青铜巨兽脊骨般耸立着的连绵群山。一九四九年的深冬，我们这支队伍在崎岖蜿蜒的山道上跋涉，目标直指哀牢山深处。队伍里间或有人低声咳嗽，声音飞向远方却又瘪在浓雾和山壁上，显得单薄无力。

我，卫生员陈路霜，背着一个沉重药箱，箱带深深勒进了我的肩膀，而药箱里那几瓶珍贵的药，却是我此刻最深的牵挂。

我们找到一处稍平坦些的坡地，稍作整顿。我在简易帐篷里包扎伤员，眼看生病受伤的同志越来越多，加之部队里伤药稀缺，我决定去找一种能止血解毒的药——滇山茶。

我找到我们医疗队队长汇报，她同我怎么知道这深山老林有这种花的，我只说是母亲曾告诉我的。她知道拗不过我，便同意了我的行动，还反复叮嘱我，一定注意安全，不要走远。

我将仅存的药放置好后，找出一本泛黄的小本，放入药箱，独自往密林深处走去。我拨开藤蔓，脚下的枝叶发出沙沙声响。忽然脚下一滑，我整个人失去平衡，瞬着湿滑的陡坡一路滚落。等我终于挣扎着停下时，身上不知被划了多少道小口，都在火辣辣地生疼，尤其是手臂的一道血痕，异行疼人。我忍着剧痛抬起头，却正对上一双眼睛。

那眼睛在幽幽的光线里，亮得惊人，充满警惕与恐惧。那是个约莫十五六岁的赫族少女，穿着酸蓝麻布衣裙，瞰着银匾子的左手紧紧攥着一把柴刀，刀刃朝着我微微发颤。

“别怕！”我急忙开口，艰难地从地上撑坐起来。“别怕……阿格哦！”我努力回想着小本上的赫语。听到我的话，她的手抖了一下，但并未放下柴刀，乌黑的眼睛紧盯着我伤口渗出的血珠，又迅速扫过我滚落的军装和沾满泥浮的筋腿，她后退了半步，像一只随时准备逃走的小鹿。

“你……受伤了？”声音带着浓重的赫腥，生涩而迟疑，如筆鸟初啼。

我看她眼中戒备未散，点头轻轻拍了拍药箱“小伤，我有药。”

她的目光停留在我伤口上，终于握着柴刀的左手缓慢地垂落下来，刀尖轻轻点着脚下的树叶。她从身旁的小包里掏出一个小瓦罐，里面是红色的粉末。她用手指蘸取，不由分说地，有些笨拙地涂抹在我的伤口上。

“山茶粉……收住血。”她手指微颤，神情却郑重。我点头她表示赞意。

雨渐渐密密，和雾连成一片，湿漉漉的森林里弥漫着泥土和草木蒸腾的气味。我想再向她了解点情况，她却快速收拾好东西一溜烟隐身在浓绿的世界里。

不对！我拾眼细看，绿色中豁然撞进一片浓烈的红——是山茶花。一片山茶树静坐在逐雾之中，这些花血一般浓稠，火一般灼热，层层叠叠，没有蜂蝶喧闹，只有山风鸣哨，吹得深红的花在雾霭中昂然若现，仿佛无数沉默燃烧的火把。这还对上了我想找它的理由之一：显眼！

我忙翻出小本子，凭记忆翻到了那一页，“浦木小乔木，叶椭圆，油亮深绿，红花顶生……1933　云玉钧”我一遍遍核对文字，一遍遍看向肥厚的树从，心中狂喜——它就是我要找的滇山茶！

我扯手将眼前现成的药材原料连花带叶地塞进药箱，不一会便装满了。我看那不多了，向营地的方向快步走去，心中喜悦溢过了身上伤痛。

往后几天，我用山茶花叶煎煮的汤分给伤病患中最小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缓解。队伍继续前行，我的药箱因为证实更沉了一点，心中却轻盈了许多。

“前方有寨子！”前哨的声音穿透浓雾传来，惟着一种紧绷的兴奋。

只见寨子静卧在云雾缭绕的山腰，低矮的土房层层叠叠，黑沉沉的木头和泥土构筑的壁垒静默地矗立着。

我们忙着驻扎，队长正拿着铁皮喇叭，用地道的傣语向寨门喊话：“我们是解放军！”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寂静了半晌后，寨门方向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几个赫族汉子抬着一个瘦小的男孩，脚步沉重慌乱地倒我们奔来。男孩面色冷灰，双眼紧闭，身体微微抽搐。我一眼认出这是高热惊厥的症状，我们连忙将他抬入帐篷。这时，一个身影裹着一阵灰风撞了进来——是她！一身靛蓝粗布衣裙，一头如野草般的乱发，一双焦急忧愁的眼睛。

“救他！求你！一定！”她急不可耐地吐字，她着看我，又着着痛苦抽搐的弟弟，犹豫片刻后，默默搬到一边。

帐篷里弥漫着消毒水和草药混合的气息。我用棉布蘸着仅存的一点酒精，一遍遍擦拭男孩的额头和四肢。女孩——后来知道她叫阿西——一直缩在角落里，目光盯在她弟弟身上。夜渐深了，男孩的体温终于开始缓慢回落。阿西紧绷的身体也渐渐松懈下来，头一点一点地，沉入了睡眠。她的眉头依旧紧紧着，双手把膜腿子死死抱在怀中。我将自己那件发白的外套，小心盖在她单薄的身上，我见她脖颈处一道深色的旧疤痕。

入春，山风裹着杜鹃花的甜香掠过营地。后续进村土改办学等工作进行得比预料中的容易，赫族乡亲对我们展现出极大的信任。队长和我说大概是红军到过这里的缘故。

“阿妞！”只见阿西快步跑到我们面前，“我认字了！工作队的老师教的，我的汉话是不是更好了？”我们点头肯定她的进步。她脸上立刻绽开两朵红山茶花。她急切地说道，“老师说，寨子建了一个‘医疗站’，以后大家生病就不用翻山去找毕摩了，真的吗？”真的。就在那，以后说不定你也能去那当医生呢！”我指向不远处刚搭起来的土豆房。她偷跃起来，让我教她认药打针。

初春雾气弥漫，医疗站药品消耗的速度快得惊人，珍贵的玻璃瓶很快见了底。又有两个孩子病倒了，我得再去找草药。

正当我拿上小本子准备出发时，阿西从外面跃了进来。得知我的计划后，她立马说要和我一起去。生怕我拒绝，她不断强，她的阿妈教过她采药，熟悉周围的环境，我只好同意。她从腰间解下一条细绳，不由分说打了个死结系在我的手腕上，绳间串着野花根，散发着辛辣气味。“山蚂蟥咬上就扯不掉，这个味道它们嫌。”

阿西麻利地踏过湿滑的泥土，时而蹲下边采集边絮叨着：“黄精，补气……那是用来止血……”我在后面快速翻动着小本，想跟上她行云流水的动作。突然，雷声轰下，阿西仰头嗅了嗅：“躲不过了。”话音未落，豆大的雨点已砸下来，我们仓皇钻进一处狭小的岩凹。雨前紧贴，雨幕如瀑，阿西呼起一支调子，滥着雨声听不真切。“唱的什么？”我问。

“老人讲，雨是山神梳头发……唱得好，雨就下短些。”

我学着她唱了一句，蜂语发音滑稽，阿西扑哧笑出声。

也许是我没唱好，山神的雨一直没停。我们却没时间耽误了，果断冒雨往回跑。回了寨子，我们又赶紧把草药分出来，捣的捣，煮的煮；分发给病人，外敷的外敷，内服的内服。

傍晚忙活完，我们才注意到对方身上的湿衣服。我拉着她冰凉的手，把她推进旁边的休息小隔间。火塘里的火苗烘得着实小的空间，我找出自己唯一一套旧军装递给阿西。

她不乐意了，反问我怎么不换，说我不换，她也不换。僵持半天，最后我以不教她打针为由威胁，她才不情愿地换上旧军装，虽不合身，扯衣袋大，裤子也长了，却有一种奇特的契姑感。她拉着我坐到火塘边的小草堆上，凑近那跳跃的温暖。火舌舔着着发射的水汽，蒸腾起一片白雾。火塘里的柴火噼啪作响，窜出几点微小火星，又归于温暖的橙红。

她先开口打破沉默：“你……那小本子是什么？”

“我妈妈的。在红军过云南的时候，记过一些地方会后总结的技巧，我爸妈牺牲前经常教我。”

听到“红军”时，她的眼里闪过一点火光，“可以看看吗？以前我阿爸阿妈也讲过红军的故事。”

我掏出小本放在我们中间，她伸出攒用的左手，一个一个指着本子上的汉字，借火光一点一点看。

银匾子从她瘦弱的左臂上滑落，又从觉大的袖口里滑出，停在手腕上，抵在小本子上。我心里憋起一种莫名熟悉感，那个素圈古朴简单，和大伞像本地赫族簪复的样。

鬼使神差间我问她借看这只匾子，她边取下来递给我说：“这是我阿妈给我的，她说是当年一个女红军换粮食换给她的……”

我提过匾子，边听边端详，内匾那有一处模糊的刻痕。我一点点对上火光想辨认刻的字迹，看到的一瞬间我愣住了。

“……里面是汉文，好像是那个女红军的名字……阿妈说第一个字是左右的左……后面是一种花，和山茶花一样开在寒冷中……”

我怎么会认不出来，这是我妈妈的名字，最熟悉最想念的名字——左玉梅。眼泪默默淌下，身体却又不自觉颤抖。

“……左右的左，就我一个用左手，阿妈把它给我……阿姐你怎么了！”阿西看出我的不对劲，她搜住我，看我只流泪不说话，　更加着急了“怎么了？阿姐！你怎么了！”

我断断续续哽咽：“妈妈……这是我妈妈……”聪明如她，怎么会反应不过来，她把我搂得更紧了。开始喃喃地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

“那年土司和白军合伙抢粮，阿爸护着阿妈和最后一点荞麦，被活活打死……阿妈护着我，被砸子抽……”她抚摸着脖子上的伤疤，我想起那道脖子打围曲的印记，那不热豆腰疼，震惊和悲愤让她声身崩烈颤抖起来。她死死抵住我，语无伦次：“阿爸阿妈总说……那个红军女兵……是好人啊！红军都是好人，红军帮我们打走土司……阿爸想把荞麦送给红军，他们说不要群众的一针一线……自军追过来临走时，他们还留下，留下……”阿西似乎突然想到什么，起身翻找她换下的湿衣服。

她将平时常穿的那件察尔瓦（羊毛披毡）提出来，用牙齿咬断粗线头，翻出内面——面五角粗布红绸在我面前展开。

“阿妈最后躲在床上睡的，她叮嘱我们说……以后都带着它……”

十几年光阴，两族人民的互助互信，两代人的生死嘱托，在这哀牢山深处能然交汇！仿佛在冥冥之中，有一个沉默而执着的信使，跨越生死阻隔，只为完成使命——将生的希望重新连接在这片曾被苦难浸透的土地上。

火把节来临，仿佛要把积压了太久的阴霾统统燃尽。巨大的篝火在寨子中央的空地上冲天而起，炽热的火焰将每一张印景的脸庞都映得通红发亮。

阿西穿着绣着山茶花和日月纹的赫族盛装，黑色的长裙上红黄的花边随着她娇健的舞步翻飞旋转，如一朵在黑夜里盛放的红山茶花。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手腕上的银匾，随着手臂摆动，在火光下划出一道道温润纯净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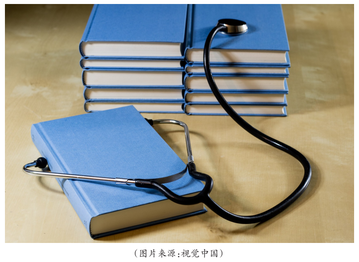
阿西跳到人群中央，在欢呼和掖点中她突然停下舞步，高高举起戴着银匾的手臂，踢尽全力用赫语和汉语混合着大喊：“沙拉洛略诺拉！”（沙拉洛，金珠玛米！）“（神语）“沙拉洛”汉语是“感谢你”，珠姐“金珠玛米”汉语是“解放军”！”

“沙拉洛！”金珠玛米！”整个寨子沸腾了！无数的声音汇聚成同一句呼喊，震耳欲聋，带着层层朴也最炽热的情感传递远方。不远处的土茶红得正烈，不言不语却早已洞悉——一切的关于生长重合，关于团结互助，关于这片土地上正在悄然萌发的新绿的所有秘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青与白

药学院2024级　万千睿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青与白，是医学的底色，是刻进骨子里的两种灵魂。青，是生命的初色，是春日里第一片破土的嫩芽，是显微镜下神经末梢那抹幽微的电光，是手术服洗了又洗后沉淀下的、介于冷静与希望之间的颜色。它不喧不语，却蕴藏着万物生长的、最原始顽礴的力量。而白，是这方天地里最璀亮，也最沉静的音符。是实验报告纸的素洁，是走廊上飘过的衣袂，是无影灯下那片极致的光明，也是病历卡上那些简净、却重如千钧的文字。

我们日日行走于这青白之间。晨起，踩水逞在道旁冬青树那蓬青的叶缝上，我们捧着书本，穿行其间，衣袖便仿佛染上了一身清冽的生气。待到走进实验室或病房，铺天盖地的白便席卷而来，那是被消毒水漂洗过，被理性淬炼过的白，它要求你屏除一切杂念，只留下最纯粹的专注。

我们在青与白的交替浸染中，一点点褪去少年的懵懂与浮华，学会了另一种语言：与生命对话的语言。这是一种以精准为要，不依赖华丽辞藻的语言。它藏在解剖室里，在我们认识并分辨的每一块职肉、每一根血管里；它藏在诊断时的专注瞬间，于万千症状中捕捉那唯一的病理线索。我们学着倾听，听听诊器里传来或清晰或浑浊的心跳，那是生命最本真的语言。我们也学着诉说，学着将那些冰冷复杂的术语，化作一缕清风、一句暖语，去抚慰另一个被病痛惊扰的灵魂。这是一种沉静的力量，它不喧嚣，却自有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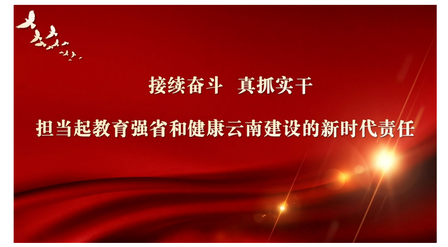
我们不耕种谷物，心之所系的，是一株名为“生命”的植株。这株植株，有时脆弱得如风中残烛，需要我们为它遮去风雨；有时，它又坚韧得似石下野草，总能在绝境中觅得一线缝隙，挣出一抹新绿。我们的喜悦，从不在众人的欢呼喝彩里，而藏在那些细微的转折瞬间：是患者服中重新点亮的光，是监护仪上再度平稳的曲线。在那一刻，所有的疲惫，仿佛都找到了归宿。

暮色又一次降临，将“昆明医科大学”那几个字镀上温暖的金边。楼里的灯一盏盏亮起，在那青白的底色上，点缀出星子般的柔和。我们知道，那每一盏灯下，都跳动着一颗虔诚的心，都进行着一场静默的耕耘。

而我们，正学着将每一个音符都奏得准确、沉稳而温暖。只为在某一刻，能无惧于这身日衣所承载的生命的重量，能让这首沉默而庄严的曲调，在更多人的生命里，汇入希望的旋律，悠悠不绝。

昆明醫科大學報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NEWS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3-0824/(G)
2026 年 1 月 15 日　复总第 446 期　共 4 版
中共昆明医科大学委员会主管主办《昆明医科大学报》编辑部出版　总编 付伟斌



昆明医科大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一次集中学习暨民主生活会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　1月15日，昆明医科大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呈贡校区开展2026年第一次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进一步增强转作风树新风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高质量开好学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打牢思想基础。

学校党委书记尹阳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有关内容并作总结讲话。

会议指出，要筑牢思想根基，提升政治能力，激发奋进力量。要强化政治忠诚，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高质量开好学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打牢思想基础，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学校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常态长效推进作风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筑牢拒腐防变思想堤坝，全面落实“五个进一步到位”的重要要求，不断增强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高质量党建为实现学校“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新闻中心　供图）

会议要求，要高质量、高标准开好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通过高质量的会前学习、征求意见、剖析问题、沟通思想、明确方向，聚焦学校发展中心任务，把深化学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以及统筹安排2026年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真学真悟真改，确保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取得实实在在效果，更好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建设教育强国彰显昆医新作为，作出昆医新贡献。

会上，学校党委班子成员围绕民主生活会学习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和学习思考，依次作交流发言。

学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非中共党员校领导，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学习。

（新闻中心）

昆明医科大学召开2025年度校属单位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

本报讯　12月29日，昆明医科大学召开2025年度校属单位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昆明理工大学党委组织部部正处级组织员路润凯到会指导。学校党委书记尹向阳主持会议并作现场点评。

会议指出，2025年，全校各级党组织牢牢围绕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聚焦重点任务、破解难点问题，推动基层党建工作成效显著提升；政治建设全面加强，基层基础持续巩固，党建引领作用充分彰显，高质量的党建工作为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会议强调，2026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实施“十五五”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学校党建工作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总要求，聚焦4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突出政治锤魂，在对标看齐中把握新使命。二是突出强基固本，在严密组织体系上强化新担当。三是突出党建引领，在服务学校大局中展现新作为。四是突出监督问效，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力求新提升。

会议采取现场述职和书面述职相结合的方式，5名党组织书记现场述职，15名党组织书记作书面述职。

尹向阳代表学校党委对现场述职人员逐一点评，肯定成绩，分析不足，并明确今后努力方向。各位党组织书记逐一表态回应。

会上，与会人员对参加述职的同志履行抓基层党建职责情况进行了民主评议。

学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校属各单位党委、直属党支部主要负责人及部分“两代表一委员”和党员师生代表参加会议。

（党委组织部）

昆明医科大学召开2025年附属医院专项业务考核工作

本报讯　1月9日，昆明医科大学召开2025年附属医院专项业务考核会议。学校党委书记尹向阳，校长夏雪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学校分管教学、科研、医疗、学科建设、学生工作、对外合作交流的副校长分阶段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开展附属医院专项业务考核，是强化附属医院医教研管等职能职责、推动医院内涵式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学校加强对附属医院“同质化管理、同质化考核、同质化支持”、推进学校医院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附属医院专项业务考核工作，让考核真正发挥指挥棒、风向标、助推器作用。要进一步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不断改进考核方法，切实提高考核的科学性、规范性、精准性。要进一步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坚持奖优罚劣、激励担当，引导附属医院在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加强科研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医疗服务能级等方面持续着力，为学校建设高水平开放型医科大学贡献更大力量。

会上，4所直属附属医院、昆明医科大学滇东北中心医院和11所非直属附属医院负责人就年度重点工作、特色创新工作、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思路依次进行了汇报。由学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进行现场评议。

各附属医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发展改革研究中心）

奋蹄扬鞭　实干开启

——昆明医科大学2026年新年贺词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离退休老同志们、校友们、朋友们：

时光流转，岁月蹁跹。值此新年肇始、万象更新之际，我们谨代表昆明医科大学党委、行政，向辛勤耕耘在教学、科研、医疗、管理、服务等岗位上的全体教医护职工，向刻苦学习的同学们，向为学校无私奉献的离退休老同志，向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海内外校友及社会各界朋友，致以新年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时光见证着学校发展的坚实步伐，回首一起走过的2025，我们聆听奋进的号角。一年来，全校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系统总结“十四五”规划和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成效，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在建设高水平开放型医科大学的道路上勇毅前行，在教育强国建设中书写昆医篇章，彰显昆医力量。

这一年，我们着力提升思政引领力。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落实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四通行动”。“礼星闪耀—仁医良师”云岭思政品牌不断擦亮，顺利通过阶段验收，并入选“云岭思政教育地图”。高唐堂举办“张桂梅思政大讲堂”昆医分课堂、“开学第一课”。学校入选全国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风采展示优秀成果、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典型案例。学校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院，广大教师不断将教育家精神转化为思想行动自觉。深耕文化沃土，通过“全国文明校园”复查、《筑梦昆医》舞台剧用美育浸润杰芯“青春思政课”，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昆明医科大学与迪庆州人民政府签署校地合作协议

本报讯 1月8日，昆明医科大学与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迪庆州人民政府）在昆明医科大学签署校地合作协议。迪庆州委书记罗朝峰，副书记许思思，副州长李涛；昆明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尹向阳，校长夏雪山，党委常委、副校长吴红明出席签约仪式。

（新闻中心 供图）

罗朝峰对学校的办学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对学校长期以来对迪庆州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十四五”期间，迪庆州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取得了新成效，但“十五五”期间，医疗卫生服务仍然面临困难和挑战，医疗技术和医疗人才是谋求发展的支撑。罗朝峰就推动校地合作提出3项措施：一是履行协议承诺，提供实践教学基地，支持昆医打造产教融合科创基地，在平台建设、政策扶持、资金配套、服务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夯实各项合作坚实基础；二是建立高效畅通的对接机制，明确专人专责，及时响应解决合作问题，保障专家工作生活舒心。三是精准梳理困难诉求，主动沟通对接，邀请专家解决难题，推动校地合作精准化，让智慧成果转化为合作实效。

尹向阳回顾了学校与迪庆州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在人才培养、健康帮扶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尹向阳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提出的利好政策，为深化校地双方合作提供了战略机遇，双方要共同肩负起促进民族地区卫生健康事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担，为增进各族人民健康福祉，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贡献力量。尹向阳表示，学校和迪庆州都有着共同的合作愿景和发展愿望，双方要秉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教学、继续教育、医院管理与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推动高原医学、藏医药现代化研究与临床实践深度融合，助力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改善合作协议落实到具体项目上，共同绘就合作发展的新蓝图。

夏雪山主持签约仪式。

交流座谈会上，双方与会人员围绕迪庆州发展面临的医疗卫生人才短缺、藏医药发展瓶颈、高原特色医疗卫生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入探讨交流。

李涛、吴红明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

迪庆州人民政府，昆明医科大学有关单位、部门负责人等参加签约仪式和座谈会。

（新闻中心）

昆明医科大学开展2025年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

本报讯 为助力新入职教师快速适应高校教育教学岗位，筑牢职业发展根基，12月15日至19日，昆明医科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中心）在呈贡校区开展了2025年度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近80名新入职教师齐聚一堂，通过为期5天的“理论研学+现场观摩+实践演练”的多形式学习，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高校教师的角色转型，为投身医学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校党委书记尹向阳为新入职教师讲授了题为“新时代高校教师的政治素养”的“入职第一课”。他引导大家要心怀“国之大者”，自觉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快角色转换，并以“四有”好老师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为既精通专业知识的“经师”，又涵养高尚德行的“人师”，在教书育人岗位上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学校校长夏雪山以“迎向新征程，共赴新时代”为主题授课。他带领全体新入职教师回顾了学校90余载的办学初心，介绍了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方面的发展成果，共同展望了学校“十五五”建设蓝图，进一步凝聚起携手建设高水平开放型医科大学的奋进力量。

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服建忠在开班动员时为新入职教师讲授了《科研团队培育与项目申报》的专题讲座，通过系统讲解与实操指导，帮助大家掌握科研项目申报的关键要点，激励大家厚植科研情怀，增强科研信心。

本次培训充分整合了校内多部门与校外优质教育资源，内容系统全面、形式丰富立体。围绕角色转换、教学科研、职业发展、师德修养、校情认知等维度精心设计培训内容。在为期5天的培训中，新入职教师不仅聆听了校领导关于政治素养、学校发展与科研申报的专题授课，还系统学习了来自党委统战部、教务处、研究生处、科学技术处、对外合作交流处、财务处、保卫部（处）等部门负责人带来的统战工作、本科教育创新、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建设、科研项目管理、财务纪律、安全法治教育等专题内容。培训还邀请云南师范大学专家就青年教师成长与职业生涯规划、如何做合格高校教师开展深度分享，并组织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孙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肖媛媛、基础医学院教授陈静分别围绕科研实践、心理调适、教学示范等内容为大家进行“精准赋能”。

培训期间安排多场现场教学与研学活动，大家走进校史馆、人体科学馆、医学·人文馆，直观感受学校深厚办学积淀与医学教育特色；赴西南联大旧址参观，聆听专题讲座，深刻体悟教育报国精神；赴云南民族大学康皮教育基地、云南大学保密教育实训平台接受警示教育，筑牢廉洁从教、保密安全的职业底线，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培训结业仪式上，各小组学员代表进行了学习成果展示与汇报。大家纷纷表示，本次岗前培训内容兼具广度与深度，实用性与指导性，不仅收获了履职所需的知识与技能，更深刻体悟到医学教育的使命担当，进一步坚定了立德树人的初心与受岗奖校的情怀。大家对未来的教学科研工作满怀憧憬，表示将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工作实效，以饱满的热情和专业素养投身学校改革发展，为建设高水平开放型医科大学、守护人民健康贡献青春力量。

（人事处）

昆明医科大学医学人文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取得新成效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主办的“医疗AI伦理治理创新：赋能健康幸福生活研讨会”和“医学人文关怀提升学术研讨与经验交流会”在西安举办。会议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医学人文实践及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医学人文高质量发展、医患命运共同体等议题开展专家讲座和研讨交流。昆明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尹向阳出席活动并作主旨报告，学校医学人文教育与研究中心教师参加研讨交流、主持等环节。

会上，尹向阳作了题为《医学人文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昆医实践与未来展望》的主旨报告。他围绕学校构建医学人文自主知识体系方面的实践探索展开分享，具体呈现了学校的探索成果，并展望学校参与体系构建的规划，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建设路径。

昆明医科大学作为全国最早开展医学人文教育的院校之一，始终将医学人文建设置于发展的核心位置，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医学人文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初见成效。未来，学校将把积极参与